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大事表 卷五十 附錄

詳校官侍郎臣李封

給事中臣溫常綬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秫承志

謄録監生臣蔣錦城

春秋大事表卷五十

國子監司業顧棟高撰

列女表

周家世有婦徳自周姜以迨任姒世嗣徽音文王后妃化行江漢其易汙亂以貞信豈一朝一夕之故哉逮春秋之世四百餘年禮教陵夷衛與新臺之刺齊有南山之行魯以秉禮之國再世女禍文武之家法

盡矣吾夫子作春秋内大惡諱而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于穀如齊師享祝邱繁稱不殺豈非著其淫佚不道為世鑒哉夫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是以春秋卿大夫家咸淫妓失行外于禮法通室易内恬不知耻春秋大書紀叔姬宋共姬之卒蓋欲撥亂世反之正而或謂叔姬不當歸酅共姬女而不婦聖人書之以示譏一何刺謬乎余倣孟堅遺意將春秋列女區為三等最上節行其次明哲下則縱恣不度因而亡

國喪家戕夫殺子者有之嗚呼鑒兹行事變亦備矣

輯春秋列女表第五十

上　節行共十二人

衛莊姜

戴嬀

許穆夫人

紀叔姬

中　明哲共十一人

楚鄧曼

秦穆姬

衛敬姜

晉季隗

下　縱恣不度共三十二人又附二人

魯文姜

哀姜

敬嬴

穆姜

宋共姬
楚季芈 鍾建妻
魯公父文伯母
晉趙衰妻
介之推母
郤缺妻
齊杞殖妻
莒紀鄣婦人

姜氏
曹僖負羈妻
晉伯宗妻
叔向母
鄭徐吾犯之妹 子南妻
齊辟司徒之妻
鄭燕姞 穆公母

季姒
季姬 齊悼公夫人
庚宗婦人 豎牛母
周隗后
衛夷姜
宣姜 宣公夫人
宣姜 襄公夫人靈公嫡母
南子

孔悝母

孔姞 孔文子女 太叔疾妻

齊連稱從妹

聲孟子

棠姜

慶封妻

盧蒲嫳妻

宋襄夫人

晉驪姬

齊姜

賈君

祁勝室

鄔臧室

趙莊姬

欒祁 欒盈母

鄭子妻

陳夏姬

蔡世子般妻

楚太子建母

附

鄭雍糾妻 祭仲女

齊盧蒲癸妻 慶舍女

案晉懷嬴魯施孝伯女俱係失節婦人而非其罪

且其人亦頗明了見事機識道理然無可褒如後

世蔡文姬一流息嬀委身事仇更下一等然自入
楚以後未聞失檢即有子元處王宮事而不著其
淫通事迹魯鄫季姬左氏傳與公羊各異然諸儒
謂宜從公羊姑闕疑俱沒其名不列可也鄭雍糾
妻齊盧蒲癸妻雖與淫肆殊科然亦人倫天理滅
盡矣特附于列女之下用志春秋世變之極云十
月下浣又識

衛夷姜晉齊姜辨

左傳衛宣公烝於夷姜生伋子晉獻公烝於齊姜生太子申生說者因謂芝草無根醴泉無源愚嘗反覆核其年而知左氏之誣也据閔二年傳惠公之即位也少杜註謂葢年十五六宣公之在位止十九年而朔尚有其兄壽則奪伋妻之事計當在即位之元二兩年伋年可娶亦必當十五六而宣公之兄桓公凡十六年而爲州吁所弑則烝夷姜當在桓公即位之初年矣凡先君之妾媵嗣君當嚴閉深宮無有他公子得濁亂宮掖者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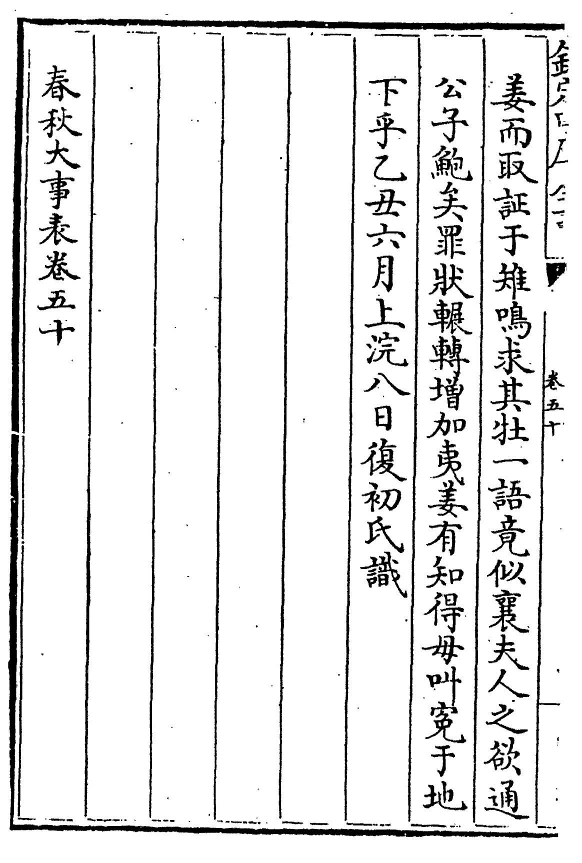
宣公為公子時又出居邢遠寄他國無由得近借令有之亦當閟不令宣何乃顯然屬諸右公子猖狂無忌如此且夷姜何人當即莊姜之姪娣也而右公子即宣公之兄弟莊姜嚴正惡州吁之好兵豈反不惡宣公之淫亂而石碏老臣謀國手定州吁之難創深痛鉅豈有迎穢迹彰聞之公子而奉以為君此萬萬必無之理至獻公之于齊姜事尤不類左傳莊二十八年晉使太子申生居曲沃重耳居蒲夷吾居屈係晉獻公之十一年若

申生是烝武公之妾所生想當在即位後年不過十歲重耳夷吾必當更幼以三稚子守宗邑與邊疆適足啟戎心而使民慢何謂威民而懼戎又僖二十八年杜註謂重耳年十七而亡亡十九年而反合共三十六年至此年四十据此則重耳守蒲時止六齡耳尤不可當重任觀楚子曰天假之年而除其害時楚子年已五十而謂人四十者為天假之年可乎案史記重耳奔狄時年四十三歸國時年六十二則城濮之戰年已六十六與

左氏假年之說相符合計守蒲時年三十二矣而申生居長則其生當在獻公為曲沃世子時是時武公暴起方圖并晉志意精明豈有縱其子淫昏之事即使有子豈宜復立為太子唐之高宗不聞于太宗之世而先通武后也竊意夷姜齊姜皆二君未即位時所娶之適夫人後因寵衰見廢橫加之罪左氏因而甚之耳史記俱不及烝淫事于衛則曰宣公愛夫人夷姜生子伋以為太子于晉則曰太子申生其母齊桓公女也曰齊姜史

公亦喜談女德者而于此二君則毋曰夫人子曰太子絶無曖昧不可道之事此尤信而可徵者也夫宣公奪子婦獻公惑驪姬以致大亂幾亡國俱無足深道獨惜伋子之兄弟爭死申生不敢明驪姬之過為千古之純孝而其母蒙不韙之名不得不為之辨為考其年之先後而論著之如此

此華子師茂之説余為申其意而作辨噫讀書不具隻眼多為古人所誣鄭氏康成箋匏有苦葉云刺夷



姜而取証于雉鳴求其牡一語竟似襄夫人之欲通公子鮑矣罪狀輾轉增加夷姜有知得毋叫寃于地下乎乙丑六月上浣八日復初氏識

春秋大事表卷五十

春秋大事表

國子監司業顧棟高撰

附録

輯春秋大事表竟漫為長歌繫其末

十年熟覽春秋史萬里山河在眼底遠近迂直俱能詳征伐屯戍堪指擬魚臺親到觀魚處茌平舊說會盟址東昌府茌平縣即齊重丘襄二十五年諸侯同盟處也商邱重問宋遺宮臨淮吳

楚戰爭壘諏咨訪問無遺失案之圖書良一軌乃知前日漫説經指㸃東西竟誰是嗚呼春秋幅員不及今之半列國繡壤紛相亂虢滅西偏肩背捐申亡中閒腰膂斷遂成晉楚平分勢猶賴晉家隄潰岸向戍弭兵失其計坐令蠻夷沸淮漢列侯僕僕晉楚廷往來叅錯如流星千乘不能理國事一年强半疲踐更犧牲玉帛比前倍不死戰鬬死横征鄭當孔道患猶劇郊勞贈賄無時停國儈邱賦豈得已糗糧扉屨供行李盟會爭承日至

昏當日支持亦難矣我讀春秋三歎息戰爭和好俱無術今當四海為家世蠻觸紛爭往何處

寄秦子樹澧　京邸三十韻兼柬蔡子宸錫吳子大年癸亥

經學肇淵源實惟我舅氏閉門四十載著述浩難紀餘膏溉後人愚也叨染指蔡子亦勃興不謀而同軌鑽研事三禮註疏繁且哆余著宮室圖三代遺基址蔡子有禮傳精入毫芒裏質齋兩昆仲大年號質齋與賢弟奥遵義並以經學名世

味畧相似易傳與春秋著論各宏偉泰子年最少味經
得經髓味經泰子別號窮經著實用穎銳尤莫比治河洞古今
鹽筴析源委乘時並高翔稽古光有煒而我守窮廬麟
經究終始諸儒論積薪不肯隨諸唯編年從周正紀事
因魯史朔閏補長歴輿圖看聚米紛紛日月時瑣瑣爵
名氏一掃支離障庶得筆削旨謬誤斥公羊災異嗤董
子州次而部居分肌兼析理為卷四十九為目四十四
後復增六項所恨帙浩繁未能致雙鯉良友兩三人無由攻

疣瘨舅氏有從孫（謂華子師道）貫穿窮根柢鄉筒數往來辨論析朱紫佽助良不淺剸割豁頑鄙此事有由來先河而後海十年粗告成吾友當心喜天遠帝城闕白雲空徙倚

樹澧答和

六籍聖所貽紹述賴百氏紀綱天地人厥功焉可紀精言與大義歷歷瞭如指性功達治術出處均一軌胡為後世士觸目驚且多如構九層臺版築傾基址又如舟

失舵簸蕩風波裏禮器及車服誰復求形似吾邑有顧翁復古氣雄偉窮年抱遺經含咀吸真髓脫身塵壒外清曠莫與比擁書萬卷樓尋源必迨委初年學古文下筆輙光煒尚論愛司馬年譜究終始先生曾著溫公年譜神交若投契覿面相應唯詎止傳賢踪裨補先正史三禮圖宮室古意追釋米穿穴暨春秋三傳列硯几創成大事表務合筆削旨書成忽十稔作歌告諸子謂蒙守朴學謬與談名理反覆幾百言突奧得三四欵欵尺素書殷勤

附尺鯉軒朗豁雙眸不啻脫痌瘝所恨久離索末由竟
株柢先生名山業塵垢視青紫高風式鄉閭立志起頑
鄙嗟余日荒落勺蠡難測海持示蔡與吳入手先色喜
何當迓然荊百尺容攀倚

留別程風衣四十韻兼論春秋大事表癸亥

嚴冬迴棹氷淩兢故人送我河之濱畫作山水平遠幅
幅中不覺生陽春長歌贈別慨且慷臨岐握手何徬徨
江水蒼茫界南北感君此意同深長我滯淮濱經兩歲

相見聚談無別事春秋往復累百千夢寐宣尼得微意
君每一見輙歎絶此論從今應不易疾讀數行曉溪處
高吟拍案為擊節一從公穀恣狂瞽杜孔啖趙幾清楚
康侯旋復起支離至今迷濛如宿莽東海刋行數十家
徒滋衆説紛相拏節齋（程氏端學）則堂（家氏鉉翁）相祖述夾漈（鄭氏樵）益復重蒙遮（三家皆以春王正月為夏正）學者見之重結腸茫茫
大海誰與適引經據論各成書彌縫更復無瑕隙從此
求經經愈遠沿枝尋葉忘根本譬如白日障浮雲終古

黑夜增煩懣獨有元儒張翠屛張氏呂寧力持周正豁沉冥
諸儒贅論如落葉酔夢叢中我獨醒其餘亦各有長處
未免拘執多回護鯫生短視彳亍行十步回頭五步顧
讀書要當登天衢極目千里窮所如宣尼微旨今何在
只是當年據實書我從遺經尋義諦盡掃紛紜諸則例
褒貶微情倏忽分應看當日居何勢少陵一代千首詩
天寶肅代不同時太平離亂俱有作討賊銷兵各異辭
世儒强解從一律刻舟膠柱拘形迹寒暑一令同衣裝

夏著綿裘冬衣葛是皆于事未熟覽致令經義從幽闇
以管窺天天一隅誰知頃刻雲霞捲從古知人須論世
世態變遷褒貶異白衣蒼狗自昔傳何况春秋是末季
義理人心所同然屬辭比事得真詮求之太深逾遼遠
至義要當在眼前鑽穴十年如攻城一番攻破一番平
于今觸處無停滯鼓柮中流自在行君今恵我春風圖
山平水遠足歡娛髣髴窮經得意處目不給賞堪怡愉
多君知言兼好我臨别緒論陳瑣瑣更繪新圖送遠行

乘風擘楫無掀簸

程啟生贈詩五十五韻甲子

憲廟昔臨御恩波覃八極渙汗其大號邱園交束帛維時承平久化成邁往昔里巷聞絃歌窮陬務脩飭間命各戒裝爭先赴上國儒冠既峩峨征車復奕奕或慷隋侯珠或握荊山璧或披蘭茁新或掣滄海碧鳴珮集 丹陛心情接虹霓就中星斗寒鉅儒出無錫讀書破萬卷性同杜氏癖著述窮歲年鑽研入無隙宣尼生周季仰

窺王迹熄然後作春秋萬古垂法式筆削見是非義存
三代直當時游夏輩欲賛空太息如何後世人無端奮
私臆丘明見國史事實頗能核傅會雖時有網羅著勞
績齊魯多陋儒厥惟高與赤鄒夾未有書莫由問失得
三家遂鼎峙左氏仍後植自兹口說勝聖經嗟晦蝕功
令尊胡氏學子守之墨首先草周正先聖寧戲額一褒
復一貶譸張令人惑褒貶本所無安用常唧唧忍使日
月光蔽虧重雲黑先生蹷然興掃除不遺力百家咸披

靡似用大師克煌煌大事表卷軸日盈積發憤闡闕文
塵埃教蕩滌曲說從此廢禾稼駈螟螣上則考天時殷
勤補長歷下則綜形勢聚米圖疆域僭禮與敗度亂賊
暨戎狸事事關大義臚列各就職載觀交兵篇往來正
如織旌旗猶在眼開卷若憑軾晉楚爭夏盟宋鄭困行
役向戍忽弭兵難免司城責五材民並用戒懼存法則
霸統經再變王猷竟永塞人欲日横流瞻烏更誰適竊
取有深意肯令緐生識君書出雖晚重到杏壇側鐘磬

鏗然鳴清音動四壁憶昔鴻詞徵余亦預末席客居郊壇西頗愛厥境僻凉風下庭梧朝昏玩義畫冥會得懸解忽然塵慮釋與君偕罷歸十載卧泉石著書曩未成今也喜大獲假令留青瑣玆業諒俱寂深荷皇天慈慨然增感激

與楊農先書 丙寅

憶在 京師于貴宗清寧兄處接見閣下此時失于請敎放廢以後發憤尋繹舊業時有從問字者桐城方望

溪先生傳語敝門人老先生古文為當今作手而恨其文不得見私心想望久之去冬于鎮江黄副使處獲覩大作黄太夫人韻語墓誌質實古勁可繼半山之後乃始傾首歎服知望溪之賞鑒為不虛而三十年前之失于交臂為可惜也敝邑去郡城不百里而閣下宦遊日久間一乞假南歸不能訪知的實無從請謁懸懸之誠匪朝伊夕矣兹有請于左右者某自癸卯旋里迄今幾三十年然不敢一日自墮棄思春秋一經為聖人經世

之書顧以傳而明亦以傳而晦一晦于公穀之以日月
生義經杜孔啖趙及有宋孫明復劉原父之駁辨而差
明再晦于康侯之以復仇立説宋明以來屢經駁正而
聖人書法終未大明于世又有私意小智盡棄三傳臆
度傳會横空造作如趙氏經筌黄氏通説之流雖間有
長處而得不償失功不補過至春秋行夏時及不書即
位為夫子貶削則自三傳以來未之有至宋儒始入障
霧謂聖人以天道寓王法改本朝正朔擅貶斥君父此

允傷敎害義之大者而歷代名儒如鄭夾漈家則堂程積齋三家俱祖其說連篇累牘引證經傳見則堂先生詳說程積齋或問中全引入其說愈牢其蔽愈甚東海列置經解中學者震于其名不敢違異有終身讀春秋至老死與聖人之意大悖者為此不自揣量夙承先師先母舅遺敎創為大事表一書州次部居旁行鈎貫積久成多為目五十先列前儒精義次及近代名家末申已意為叙論考辨說共百三十餘篇家貧客遊不能致書生伏几據案執管

咿唔蓬窗與底風雪交作又或廣廷大讌絲管喧闐嘿成腹藳已乃考訂書傳刪其牴牾時復自笑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安知後日不為覆瓿具乎然區區之用心則已苦矣本無意授梓去冬望溪先生有書來云戒為時賢作序已三十年今務必破例為之諸生輩用此捐資付刋已成三分之一除未經成卷外謹將刻過諸卷併序文及凡例總序草釘成本呈上左右雖未成書而大意已畧具伏惟老先生負當代大名與望溪先生唱

和大江南北乞憐其志意收其一得作為雄文弁諸首

簡榮踰華袞矣貴邑蔣東委先生亦屬向所傾慕容當

致書續求聞來春欲乞假南旋能乘輿到舍閒萬卷樓

共相討論幸甚

望溪手柬乙丑

承示春秋表諸序乃知老先生始仕而顛乃天心玉成

使有得于古有傳于後也僕戒為時賢作序三十餘年

令必破例為之老病不能為揖讓之禮故不見一人先

生若枉存自當披豁泉石間

穆堂手柬 己未

春秋一書棼如亂絲得好學深思如年兄者間中排比并為著論可謂抱遺經究終始矣

文叔手柬 丁卯

前讀尊著春秋大事表正少總叙一篇今得見示極妙鄭莊公後論更勝前篇晉狐偃三人論及衷姜齊姜辨皆是核實定論非弄巧翻案也已刻表七本昨收到俟

讀竟轉送望溪先生抄本一冊目錄八葉綱領九葉偶筆五葉都繳上乞驗收歲暮歸便當奉候如或不及則拙序必寄到但恐不足用爾率佈不盡

東委手東戊辰

昔在淮海處相遇已不復記憶辛丑之春曾於鄉前輩錢絅菴座上一望見顏色亦且三十年矣每于華芋凡處詢老先生起居及所著述渴欲一聆清誨而相去百里兼以衰年杜門竟弗克如願悵怏何既頃忽接讀來

翰恍若有隕自天兼示總叙等篇雖未獲窺見全豹而
議論鑿鑿直開千古混沌其規模宏大條理精密朱子
所謂許大精神者于此見之自有春秋以来得所未見
其于傳世行遠也何有屈指五月間急欲得全部一觀
以開茅塞也鄙序無足為重輕幸可附尾承不棄閲
全書後自當勉力為之但恐衰病之餘力不從心耳
韋軒手柬 姓華氏名孳亨
前捧讀春秋序論十數篇見地超卓詞意曉暢傳世何

疑惟人物一表頗未愜意孟懿子殺郈孫伐公徒罪在不赦今特著論以雪其枉而斥左氏為誣人未必信也歐陽公春秋論引據確切辨析明快而篤信三傳者猶不以公言為然甚矣翻案之難也欲斥左氏為誣必尋頂針破綻方可折服其心今但據孟僖子病不能相禮一段謂何忌嘗師事孔子然家語及史記弟子列傳無懿子之名學宮配享無懿子之位是不得與于七十子之列明矣孔子已墮郈與費孟氏獨不肯墮成定公自

圍成而不克知懿子非能服膺孔子而伐公徒之事非其所必無矣未確見左氏之誣而遽赦懿子之罪其為平反歟為失出歟俱未可知未可知寧闕之可也而人物表躋之首層賢聖之列使居叔孫昭子之上人必駭然矣石之紛如無他事其見左傳者獨死于階下四字耳謂死難不得為忠臣遂貶入佞幸雖説本胡文定終覺太苛何懿子之幸而紛如之不幸耶宮掖小臣非晏子比無知篡位非崔杼比變生倉卒不死則從賊耳以

死為非必以從賊為是此豈公道耶漢書古今人表非孟堅筆乃女弟班昭所續議者紛然品題古人良亦未易顧更加詳慎至孔子請討陳恒程子謂宜告天子方伯已極迂疎胡氏謂宜先發後聞尤為悖謬吾弟謂孔子為司寇時則可此甚不然司寇非掌軍旅君相不聞兵何從發且欲討無君之賊而先自蹈專擅不臣之罪豈復成孔子論理則大不順論勢則必不行況胡氏以責告老之大夫眞乃不成說話亟宜一筆抹去豈可復

浼齒頰而汚簡牘乎畧陳固陋顓俟裁奪期亨頓首

答復初東一 辛酉

華玉淳 字師道韋軒子

承命輯春秋官制表具稾呈上古今官制因革論世者所宜究心而左氏一書尤可與周禮互相證王朝之官惟宰四見於經劉原父以為冢宰獨書見任之最重與糓梁義合而公羊以宰咺為士宰渠伯糾為下大夫杜註亦以宰咺為宰夫不知冢宰紀法之守而下賵諸侯之妾聘篡弑之君故書以示譏若下大夫與士何為特

著其官乎侯國三卿禮記正義謂司徒兼冢宰司馬兼宗伯司空兼司寇其下有五大夫為小宰小司寇之屬魯有三卿而臧紇為司寇孔子亦為司寇是小司寇也羽父請為太宰葢求特設以寵已而夏父弗忌為宗伯則如他國之宗人其職近乎卜祝之間非卿官也不然是魯備六官矣宋以左右二師司馬司徒司城司寇為六卿而別有太宰少宰晉廢司徒為中軍而士蒍為大司空尚為卿官其後立六卿以三軍將佐為號而司馬

司空皆大夫為之依類以觀則當時列國設官之踰制亦可見矣愚意數國共有之官當以官為經諸國為緯庶合表體而列國互異處亦瞭然但大小有二十國一行中列横格二十未免作字太細今分周魯宋晉齊楚鄭為七國餘國設官頗少合為一格而一國獨有之官別著于後至官之崇卑及其職掌與周禮或同或異則備引孔疏及二鄭賈服之說以相考庶讀者于此處留意并可貫穿周禮一書亦讀經之一助也

答復初東二 壬戌十月

来示氏族世系表可合為一著其始祖則為世族詳其子孫昭穆則為世系極當然此二表俱草創甚就體例既殊亦不必合惟世系表必先表明其氏著其得姓賜族之始而列國卿大夫凡四十餘族不容于姓氏中更加詳註其支分派别如魯仲孫之後為子服氏叔孫之後為叔仲氏東門氏别為仲氏及子家氏晉之趙氏别為邯鄲魏氏别為令狐既于姓氏表備著本末則世系

中宜從略彼此可互考也又氏族之分當以國姓為權輿歷代紀事年表及通志路史俱有舛譌今一以傳文及註疏為據疑者闕之如此則爵姓表似嫌複出且必有異同處須一檢勘所諭韓歐曾碑誌言及氏族者宜附入然唐以前諸史所載姓氏源流處甚多如楊子雲沈休文自述先世俱與春秋氏族有關係其餘與經傳無涉者自當略而不論容草成統俟裁削

答復初東三　甲子三月

有條見示朔閏表致為細密然其中可商處尚多得暇當一檢校此項本難着手今法以合朔時刻定月之大小中氣有無定閏之先後而古歷甚踈不得以今法為準杜氏只就經傳所有日月排成長歷未必盡合春秋時法今更出杜氏後二千載而謂所定月大小日甲乙置閏後先一一脗合此必無之事也晉語十月惠公卒韋昭注云内傳在九月而此云十月賈侍中以為閏在十二月後魯失閏以閏月為正月晉以九月為十月而

置閏也然則列國之歷又各有不同因此疑經傳日月參差未必盡闕誤或赴告有異也最可異者先儒見經文兩書閏月皆在歲終遂謂古歷閏皆十二月以此解左傳歸餘于終不知閏所以定時成歲若每閏必在歲終何以定四時竊意閏者附月之餘日也積聚餘分至中氣在晦則當置閏是謂一終所謂歸餘于終者如此元楊恭懿上授時歷奏云暴秦焚書廢古偽作置閏歲終西漢因之然則史記漢書于太初未改歷前屢書後

九月乃仍秦歷非古法本然也左傳再書日南至僖五年正月辛亥朔以宋紀元金大明歷推之得壬子後左傳一日昭二十年正月己丑朔以宋統天元授時歷推之得戊子先左傳一日紀元大明得庚寅亦後一日明大統歷則得壬辰更後兩日穆堂先生春秋年譜自云節氣中氣俱備此必以今法推之恐未可據以定春秋時歷也

答復初東四 甲子九月

春秋田賦軍旅一項極有關係增入甚善然見於經者惟五條晉州兵鄭邱賦俱傳中事似宜加一附字至晉之毁車崇卒越之句卒乃一時臨陣權宜之法非經久之制與前數條有别傳中如先偏後伍伍承彌縫及廣有一卒卒偏之兩此類甚多似不必載晉始易一軍為二軍後立三軍又增置三行後又立六軍上擬天子中間或罷為五軍四軍終春秋世凡數變此軍政之大者王溥初輯官制表于晉軍將止載遷擢更代之大凡至

軍制變更諸卿始末宜于中軍表見之亦可于軍旅官制二表互相發未審合尊意否

寄復初東五乙丑十月

數日来與舍弟師茂披讀春秋地形口號深歎援据精核當日星分繡錯之勢瞭若指掌即以詩論亦自獨絕千古王漁洋嘗愛杜工部河北諸節度入朝口號以為龍標太白固是絕句勝場不若老杜此詩高文典冊足繼雅頌今表叔乃復以比興之體與鄭康成杜元凱爭席

于此道中別開生面矣近代釋地理者惟江村宛溪猶不免有誤使兩先生當日即有如表叔者與之上下其議論指其謬誤而更正之當必快然無遺憾以古揆今表叔欲成一書為不朽之業亦當不厭人之進其異說也師茂于輿地沿革頗留意因與反覆究晰得可疑者數端敢條舉如左以備採擇

第十首晉疆直抵延安府白翟遺墟舊帶禖按白翟地入晉未知在何公時僖三十三年晉人敗狄于箕郤缺

獲白狄子杜註故西河郡有白部胡宣十年晉師白狄伐秦成十三年吕相絶秦曰白狄及君同州屢見經傳江村謂文公初伯讓白狄開西河不知何據然亦非韓戰前事也延安在韓城之西北秦都鳳翔在韓城之西南自鳳翔至韓城不經延安以是釋冦深於地形亦未盡合後韋有晉疆早徹漢新豐之句此正在韓城之西雍之東足觧寇深之疑矣葢韓原在黄河西岸晉人所恃以守河者也韓原守則黄河之險晉所獨據韓原失

則黃河之險與秦共之秦師及韓晉始得聞方且與師卜右視師往返而秦兵不曾踰韓以東一步則韓之足以捍秦而為晉之重地可知如此則雖謂韓原直與秦接界而秦兵一涉韓境即謂之寇深可矣文二年秦伐晉晉人禦之戰于彭衙彭衙秦地也哀十一年齊師及清清齊地也而冉有已勸季氏禦諸竟蓋知敵兵之來必迎而距之境外勿使其戰于我地況韓原為必爭之要地乎

第十三首晉人滅潞收遺地逼近齊疆遂戰鞌註謂晉地跨有東昌曹濮之境按赤狄潞氏國都在山西潞安府其邊邑直至今直隸廣平府之永年縣留吁鐸辰俱在今潞安府境甲氏在今廣平府之雞澤縣如是則晉收狄遺土亦至永年雞澤而止其廣平東境屬邑已非晉有左傳明有及衛地之文都邑表亦以師從齊師于莘為衛地則東昌曹濮間當為衛曹兩國境

第二十四首漫說海邦魯所屆詩人頌禱尚從虛按今

江南海州春秋時屬魯東際海南近淮魯頌所稱指此不得謂虛又登萊之地斗入海中三面皆海故海州雖在登萊西南而已濱海齊未滅萊棠之前其東北境亦濱于海所以得魚鹽之利然則管仲對楚使之云亦非虛誇也

第五十二首秦人滅鄀志南圖楚郤移都好避吳按鄀有二舊鄀在今南陽府内鄉縣即僖二十五年秦晉伐鄀文五年秦人入鄀是也新鄀在今襄陽府宜城縣即

定六年楚所徙都也詳詩意似合二鄀爲一矣

第五十三首註秦之河東即晉之河西二語未的秦始征晉河東當在今山西之境若仍在河外則韓原正在河西戰勝之後秦竟不曾乘勝東畧晉地恐非事實且徒父涉河之占亦為不驗矣秦歸晉河東是只與晉以河為界陝西同州府秦仍有之及文二年晉取彭衙以後始漸開復河西舊疆耳秦伯師于河西自在黄河西岸魏人在東自在黄河東岸觀下文既濟魏人謀而還

明隅一河豈可謂即一地乎

第五十四首大峴關山古穆陵按僖四年傳楚使詰齊桓不宜輕涉楚地故管仲對以太公本有征諸侯之責先王賜其足跡所及南可以至穆陵今日来此乃脩舊職文氣一貫若穆陵近在大峴不足以塞楚使之口是時齊境尚未及河以西至于河句推之則無棣穆陵俱別有在杜氏漫註皆齊境後人傅會于是溝曰無棣關曰穆陵俱在今山東之境矣

第五十五首平陰廣里肇長城按平陰舊有城傳言塹防門而守之廣里是于防門外作塹橫行廣一里非築城也築長城係戰國田齊時事

第八十四首註開州又東北為汲縣即衛之南河按汲縣在開州之西南時晉欲假道而衛不許故還自南河濟則南河不屬衛可知杜註從汲郡南渡出衛南而東是也從汲郡南渡者南河在汲郡非汲縣在南河也若衛許假道則從汲郡東渡矣是時黃河東北流今衛輝

府東南兩面皆河也
第一百首豫章廬皖及饒州六見經文迹可求漢代郡名非昔地南昌尚隅楚江修按漢志豫章郡贛縣豫章水出西南北入大江豫章水即今章江也從南安府之西南東流折而北經贛州府與貢水合又北經吉安臨江二府南昌府城西北又東入鄱陽湖水曲曰汭豫章之汭即今章江入湖左右地也漢豫章郡正以豫章水得名爲今江西全省之境初非專指南昌特春秋時則

更廣幷跨至江北耳謂當日吳楚交兵未嘗至南昌則可謂南昌在春秋時獨不得稱豫章則不可謂豫章之汭與漢豫章郡無涉尤不可也至柏舉之戰吳人舍舟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此則與漢豫章郡懸隔然謂豫章即淮汭今日壽州地亦非也壽州即州來時已屬吳吳乘舟從淮來過蔡而舍之故沈尹戌欲毀之以絶其奔逸若吳人未出境即陸行千里至漢北亦不可謂之舍舟直是不用舟耳陸行而出即可陸行而歸沈尹戌

何苦不遠千里輕涉吳地毀其不必用之舟乎　左傳六豫章杜註于前則曰江北淮水南于後則曰漢東江北地是淮之南漢之東江之北皆有豫章地而未嘗明指其地爲豫章昭六年楚薳洩伐徐吳人救之令尹子蕩帥師伐吳師于豫章伐徐是一人伐吳救兵者又一人則徐與豫章自是兩地昭十三年楚師歸自徐吳人敗諸豫章明是扼其歸師今求豫章于徐而謂泗州爲楚豫章地未見其必然也昭三十一年吳人圍弦左司

馬戌右司馬稽帥師救弦及豫章吳師還楚方及豫章
而吳師即還正謂其不能相及則豫章非即弦地可知
定二年桐叛楚吳子使舒鳩氏誘楚人曰以師臨我我
伐桐爲我使之無忌秋楚囊瓦伐吳師于豫章吳人見
舟于豫章而潛師于巢冬十月吳軍楚師于豫章敗之
遂圍巢克之此盖吳欲伐巢而防楚救之故先誘楚師
臨吳境使楚人疑吳方禦楚無暇伐巢一邊見舟豫章
一邊潛師于巢則巢與豫章亦是兩地今以廬州府之

巢縣為楚豫章地亦未見其必然也

補遺第一首與前第四十五首事同而論異然兩有未安蓋越既滅吳文種死范蠡去其不能與楚爭亦勢所必至楚東侵廣地僅至泗上則泗上以東仍為魯越接壤無礙于朝聘征伐之往來而朝聘征伐亦不必壤地之相接國都之相近也漢志琅邪郡琅邪縣註越王句踐嘗治此起館臺宛溪亦云句踐嘗徙琅邪曰嘗治曰嘗徙則是不常都也越絶等書言其暫史記要其終耳

左傳哀二十四年閏月公如越二十五年六月公至自越若越都近在琅邪豈必踰年始歸乎又按史記越世家句踐渡淮南以淮上地與楚當在今徐潁之境又歸魯宋故吳所侵地蓋亦自知力不能有而棄之無疆以與齊楚爭強而滅非亡於徼地也第四十五首註云今日揚州淮安之地盡棄與楚所以五世至無疆為楚所弁亦未盡然

以上數條以道理形勢推之殊未合不敢不獻其疑此

卷為山川都邑疆域險要諸表之總萃一有未當則數處俱有改易半江方就萬卷樓畫輿地圖于地形曲折必有定見請以此商之并望于諸表中一加討究幸甚

讀春秋偶筆

春秋一書一以存綱紀一以紀世變如吳楚本僭稱王春秋止書曰子又如吳楚之君不書葬此聖人之不因魯史特削以示義所謂存綱紀也又有世變所趨不得不存之以紀其實如楚始書荆人繼書楚人後書楚子此因其勢漸盛交通于中國魯史書之聖人亦因而不變所以紀世變也若概書曰荆則蠻夷猾夏之實轉不可得而見乃或以為嘉其慕義而進之

或因一事之合禮而襃之皆非也罪莫大于觀兵問
鼎而聖人書曰楚子伐陸渾之戎諸儒又將何說哉
春秋中葉或前書楚子後書楚人又書楚師後又復書
楚子諸儒以為襃貶所係皆非也如城濮柏舉俱戰
稱楚人敗稱楚師蓋立文不得不如此爾其餘或書
爵或書人以君不在而大夫將則稱人或以討賊之
義予之則稱人宣十一年楚人殺陳夏徵舒如蔡人
殺陳佗衛人殺州吁之類是也間有君將而亦書人

者如齊人伐我北鄙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

亦義存乎其事初不以稱人為貶如以為貶則楚子

蔡侯次于厥貉滅蕭伐宋圍宋其憑陵上國甚矣聖

人反書爵以予之乎

春秋有只一書以見義者如子同生肆大眚鄭棄其師

成宋亂宋災故王室亂終春秋不再見此聖人之特

筆不必屬辭比事而可知者也有屢書再書不一書

以見義者如桓五年齊侯鄭伯如紀至莊四年齊侯

葬紀伯姬首尾凡十七年書紀凡十四事著齊首滅國而紀委曲圖存終不得免憫紀之亡而傷齊之暴也桓三年正月公會齊侯于嬴至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一年之中連書六事皆為昏文姜莊二十二年及齊高傒盟于防至二十四年大夫宗婦覿用幣三年之中連書十四事皆為昏哀姜志閨門之禍謹履霜之漸詔天下後世以閑有家之道也自桓十八年公會齊侯于濼至莊元年王姬歸于齊兩年之中連

書九事志魯桓之見殺于齊而魯吞聲飲恨為可憐而可痛也自莊二年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至莊八年齊無知弑其君諸兒七年之中連書凡十七事志齊襄之淫恣夫人之無恥而魯莊之忘父事仇縱母淫奔更會狩會伐以取媚至元凶就殛而後已為悖天而逆理也自莊九年齊人殺無知至十三年公會齊侯盟于柯五年之中連書凡十一事志莊公之忘父仇而欲定仇國納子糾又見殺與齊為難至桓公

定伯而後已也自僖十七年齊侯小白卒至二十七年楚人圍宋公會諸侯盟于宋首尾十一年連書凡三十四事志宋襄嗣伯無功荊楚暴横莫制諸夏瀾倒汲汲有左衽之憂而晉文之出為刻不可緩也自僖二十八年春晉侯侵曹晉侯伐衛至二十九年盟于翟泉兩年之中連書凡二十三事志晉文之一戰而伯諸侯翕然背楚歸晉如日中天患楚之深故予晉之亟也自僖三十三年晉敗秦師于殽至文五年

楚人滅六六年之中書晉秦楚三國凡九事志秦晉搆難晉人失援而楚得滅江滅六䲹張無忌也自文十六年楚人秦人巴人滅庸至宣十五年宋人及楚人平首尾凡十八年書晉楚凡二十事志楚莊桀驁晉伯中衰楚得挾義聲以鞭笞列國駉至入陳服鄭并得宋幾有天下之半也自宣十年公孫歸父如齊葬齊惠公至宣十八年歸父還自晉及笙遂奔齊九年之中書歸父凡八事志宣公德襄仲而寵任其子

主會盟專征伐頓出季孫之上卒至力小任重謀去三桓君薨而身見逐也自成二年楚公子嬰齊會十二國之大夫于蜀至襄二年公會諸侯于戚遂城虎牢首尾凡十九年書晉楚凡十一事志楚勢鴟張鄭尤屢服屢叛雖以鄢陵之勝而不能得鄭必扼其要害而後乃服從也自襄元年圍宋彭城至十一年會于蕭魚書晉楚魯宋陳鄭凡三十四事志晉悼再伯勤宋以為伯之始服鄭以為伯之終晉盛而楚不能

抗也自昭二十二年天王崩王室亂至昭三十二年城成周首尾十一年書朝猛敬王凡十四事志王室不綱晉亦失伯不能急救天家之難陵遲至十年之久也自昭二十五年鸜鵒來巢至定元年夏六月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首尾凡八年書昭定之廢立二十四事志季之強横昭之屈辱而天下無伯之非細故也自哀元年仲孫何忌帥師伐邾至八年歸邾子益于邾八年之中書邾曾凡十一事志三家

死君忘父定公骨未寒而殘虐邾國卒至吴齊交伐而後乃悔禍而存亡國也此須合數十年之通觀其積漸之時勢真如枯旱之望雨聖人之意自曉然明白于字句之外而豈以一字兩字稱人稱爵為襃貶哉

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時勢凡三大變隱桓莊閔之世伯事未興諸侯無統會盟不信征伐屢興戎狄荆楚交熾賴齊桓出而後定此世道之一變也僖文宣成之

世齊伯息而宋不競荆楚復熾賴晉文出而復定襄

靈成景嗣其成業與楚迭勝迭負此世道之又一變

也襄昭定哀之世晉悼再伯幾軼桓文然實開大夫

執政之漸嗣後晉六卿齊陳氏魯三家宋華向衛孫

甯交政中國政出大夫而春秋遂夷為戰國矣孔子

謂自諸侯出自大夫出陪臣執國命實一部春秋之

發凡起例逐年有發端逐代有結案有起伏有對照

非可執定一事以求其襃貶也

春秋大患在楚堪敵之者惟晉然必晉與秦合而後可制楚僖二十八年書晉侯宋公齊師秦師戰于城濮晉秦合志晉伯之所以盛文十六年書楚人秦人巴人滅庸秦楚合志晉伯之所以衰此對照也中原之要害在宋鄭晉得鄭則可屏蔽東諸侯楚得宋而患且及魯宣十五年夏宋人及楚人平而其年春公孫歸父先會楚子于宋此楚伯之極熾也襄十一年諸侯會于蕭魚而楚旋執鄭良霄不復以鄭為事此晉

伯之極盛亦一對照也齊伯息而宋興宋襄死而晉興晉成景不競而楚莊熾楚莊死後幾及二十年而晉伯復盛此起伏也齊合江黄為召陵之師而江黄卒見滅于楚晉合齊秦以戰于城濮遂一戰而伯此對照也秦自殽之戰仇晉而與楚合晉伯不競者數十年晉不得不通吴以犄楚成十五年會吴鍾離此發端也至襄十三年晉楚俱衰而吴復熾與晉争伯黄池之會此結案也齊桓之發端在北杏首欲得宋

屢為興師伐鄭伐郳至僖十五年牡邱之盟宋即伐曹以與齊貳此結案也宋襄之發端在甗之戰以立孝公攘齊之伯至敗泓之後齊即伐宋圍緡此結案也晉文之發端在踐土以尊王迨其末也昭三十二年會諸侯城成周亦以勤王室此結案也夫子直書其事而天下之大勢起伏自見褒貶即存乎其間矣看春秋眼光須極遠近者十年數十年遠者通二百四十二年自桓二年蔡侯鄭伯會于鄧始懼楚此發端

也至定四年蔡侯以吴子及楚人戰于柏舉楚師敗
績庚辰吴入郢是結案志蔡之積怨而能報楚而褒
即寓其中矣自僖十九年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
齊此發端也至昭八年楚師滅陳是結案志陳之招
楚適自貽患而貶即寓其中矣隱十一年鄭伯入許
此發端也至定六年鄭游速帥師滅許是結案志鄭
之志在吞許歷二百八年之久而卒滅之以著鄭之
暴而中間之許叔入許及許之四遷鄭之屢次伐許

圍許皆其聯絡照應也僖十五年宋人伐曹此發端也至哀八年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是結案志宋之志在并曹歷一百五十九年之久而卒滅之以著宋之暴而中間之盟于曹南及屢次之圍曹伐曹皆其聯絡照應也成七年吴伐郯此發端也至哀十三年於越入吴是結案志吴之暴興而亦速斃而中間之入楚破齊與晉爭伯皆其倏忽變幻也隱四年書翬帥師而十一年有鍾巫之禍宣二年書公子歸生帥

師而四年有解黿之禍宣元年書趙盾帥師趙穿帥師而二年有桃園之禍成六年八年九年連書晉欒書帥師帥師而十八年有匠麗之禍此起伏之在十年以內者葢弑君有漸其大要在執兵權不至弑君不止滅國亦有漸其大患在數侵伐不至滅國不止聖人灼見諸國之時勢亂賊諸人之心事而次第據實摹寫之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

盟會不書公左氏俱以為諱不知此經文偶闕公字耳

公穀現有公字又當如何立說國惡莫大于成宋亂及文姜之如齊如莒此而不諱何獨諱此乎

余於先儒及近代春秋說瀏覽幾遍然十分愜意者頗少惟孫明復孫莘老及陳君舉三家為差勝餘如程積齋或問家則堂詳說儘有佳處然俱以春王正月為夏正鄭漁仲亦祖其說最後讀黄東發日抄亦無確見姑從戴氓隱在東宫所講謂三代雖有改正朔之事而天時恐無可改何其不細玩經文而但惑于

冬不可為春之說也此不須别說只經文春無氷及春王正月日南至二句便確然是周正無疑只張翠屏先生春王正月考是不磨之論葉少藴夢得說執曹伯畀宋人謂宋人下當闕一田字此千古隻眼然以十二公配十二月周官三百六十職配三百六十日迂駁可笑趙木訥多于三傳之外摹擬揣度另造事端亦未可信惟

本朝方望溪及張彛歎二先生所著得聖人之心什八

九矣

鄭夾漈謂說春秋有三家有以春秋為一字襃貶者有以春秋為有貶無襃者有以為襃貶俱無者泥一字襃貶之說則春秋一書字字氷霜劍戟聖人之心不如是之勞頓也泥有貶無襃之說則春秋乃司空城旦之書聖人之心不如是之慘刻也泥襃貶俱無之說則春秋又似叢語瑣說聖人又非無故而作經也鄭氏之言極是聖人之心正大平易何嘗無襃貶但

不可于一字上求褒貶耳孟子明言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如以為無褒貶則是有文事而無義也如此則但有魯之春秋足矣孔子更何用作春秋乎近日有厭支離之說而竟將春秋之褒貶抹去者矯枉過正亦非聖人之意有以春秋為有筆無削者是即無褒貶之說也夫未修之春秋即不可得見而左氏之書具在如襄公親送葬楚子昭公昏于吴豈有不遣卿大夫往會吴楚葬

之理而終春秋吴楚之葬不書此削之以示義也襄公葬楚子不書而于二十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見之昭公昏于吴不書而于哀十二年書孟子卒見之此削之以示諱也又如十二公之納幣逆夫人魯史皆書而春秋于僖公襄公不書此所謂合禮不書也世子生皆書而春秋止書子同生此所謂常事不書也此皆其顯然可見者如以為有筆無削則春秋竟是一部鈔胥何足以為經世大典乎

春秋有以一事而繁稱不殺曲折盡意不煩傳說而顯然明白者如隱七年春天王使凡伯來聘戎伐凡伯于楚邱以歸凡十六言則志王室凌夷外裔肆横衛不修方伯之職魯不行報聘之禮為可誅也桓二年春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太廟凡三十言則志公納寵賂成篡弒而又薦于周公之廟為蔑王章而忝祖制也莊八年春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甲午治兵夏師

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秋師還凡三十言則譏其老師費財連結與國親仇讐而滅同姓也宣四年齊侯平莒及郯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凡十五言則譏其恃强凌弱强人從我借公義以濟其貪欲也成二年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師戰于鞌齊師敗績凡四十三言則譏其以忿興兵僭四卿並出三國之大夫皆以名見兵權下擅為大夫執政所

自始也成七年春王正月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乃免牛不郊猶三望凡二十七言則譏其違天僭禮可已而不已也此非貶乎而謂藉一字以貶乎僖四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陘夏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凡四十二言受盟而退不用力征僖二十八年夏四月己巳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

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踐土陳侯如會凡五十二言一戰勝楚天旋地轉襄十九年秋七月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凡十八言行師得禮卒格遠人此非褒乎而謂藉一字以褒乎又如盟會邾莒滕薛皆稱人雖晉宋亦間有稱人者略之也文七年十五年十七年扈三次會盟俱不列序諸侯而定四年召陵之會十八國之諸侯無不列序其爵者則以楚氾不仁從楚諸侯悉起從晉而荀寅以求

貨而失此機會為可惜也昭十三年平邱之會十四國之諸侯無不列序其爵者則以棄疾新立楚方内亂晉復得宗諸侯而叔向徒盛兵威而失此機會為可惜也此皆有關于天下之大者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事勢數變如高山大川學者須高處立大處看形勢曲折高低起伏自見若區區執定一句又求之一字兩字如鑽入鼠穴聖人之心不得出矣

春秋又有各為一事不宜連屬看者如莊二十二年肆

大眚與下葬文姜自是兩事而穀梁殭連之謂文姜罪本不應葬若不赦除衆罪而書葬爲嫌天子許之二十四年戎侵曹曹羈出奔陳與二十六年曹殺其大夫自是兩事而公羊殭連之謂殺大夫不死曹君之難者僖十四年沙鹿崩與十五年韓原之戰自是兩事而左氏殭連之謂期年將有大咎幾亡國文十二年杞伯來朝與下子叔姬卒自是兩事而左氏殭連之謂來朝時請絶叔姬而無絶昏十四年齊人執

單伯齊人執子叔姬自是兩事而公穀彊連之謂單伯淫乎子叔姬支離扭揑增造事端此以屬辭比事而誤用之者也

先儒說春秋為孔子之刑書凡誅殺爵命之見于經者皆罪也如天王殺其弟佞夫此不當殺而殺也殺王子朝則不書矣宋公殺其世子痤晉侯殺其世子申生此不當殺而殺也鄭殺其世子華則不書矣刺公子買刺公子偃皆無罪也殺公子慶父則不書殺公

子牙則變文書卒矣春秋書爵命三皆譏天王之濫賞也他如錫齊桓公命錫晉文公命錫晉惠公命錫衛襄公及齊侯環命無論當否皆不書此詳内而略外也謂聖人貶桓文之功而削之亦非也僖王以一命命曲沃武公為晉侯此最害理而春秋不書此時晉未通于中國不告故魯史亦無從而書也大抵觀其不書者而聖人特書之旨自見此最是看春秋之一法

莊十二年宋萬弒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据左傳華督亦見殺督為正卿宋之赴告自必先于牧此是魯史書之而聖人削之也近日毛大可氏乃云此是宋人不赴故不書若云孔子削之是絶人自新之路唐堯衛武俱稱晚蓋此論殊謬夫弒君大惡豈有可改過自新之理堯篡帝摯衛武弒其兄和而自立此野史誣罔之言豈可信乎此過執春秋因魯史之言而失之者也

未修之春秋明見于左傳者有二其一見宋華耦之言曰臣之先臣督得罪宋殤公名在諸侯之策其一見衛甯殖之言將死名惠子曰吾得罪於君悔而無及也名在諸侯之策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此各國皆書魯之春秋亦然而仲尼一因之一改之曰衛侯出奔齊以自奔為文蓋弒君則責在臣子之討賊君出奔而將來復入為君如此書自覺非體書君自出奔以全君臣之分也此聖經改魯史之鑿然可據者

孟子曰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蓋孔子作春秋天王亦在誅貶之列然不過直書其事而自見如隱公不朝聘天王而王遣使賵惠公之妾桓公弒其兄而王追錫桓公命文姜弒其夫齊襄淫其妹而王使魯主王姬之昏三綱淪九法斁昭然具見初不必名宰咺王去天以示貶也故曰春秋天子之事桓文亦假托其事者故聖人亦有取焉然齊桓之一匡九合可取而其滅譚滅遂降鄣之罪不得為桓公諱也晉

文之勤王定伯可取而其名王巡狩擅執衛侯之罪不得為文公諱也蓋春秋只列各人之供招罪狀未嘗判斷謂某人應得何罪某人應麗何條朱子云當時只說張三打李四李四打張三未嘗判定云張三應杖六十李四應杖四十

春秋云諸侯盟于扈見文七年從此無天子曰大夫盟見襄十六年從此無諸侯齊桓死而僖公至以楚師伐齊取穀晉伯息而哀公兩會吳伐齊夫子所以有被髮左衽

之懼

胡傳云王朝命大夫例書字附庸之君例書字稟尊卑有定位若諸侯書名而大夫書字侯伯書名而附庸之君反書字聖人之立法疑倒置矣此不過因邾儀父及王人子突稱父稱子有類于字耳不知齊侯祿父蔡侯考父季孫行父皆名也無以見儀父之為字也齊子糾鄭子儀子亹子臧子華皆名也無以見子突之為字也春秋無書字之法邾子克是儀父之子

不得謂儀父之名方氏苞曰克與儀父非一人儀父之卒不書至克而後書卒耳儀父之卒當于桓之末年

史稱定哀多微辭而聖意未嘗不顯然昭三十年三十一年三十二年春王正月三書公在乾侯公薨于乾侯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則昭公死于客殯而定公受國意如之情事顯然矣六次如晉至河乃復則季氏連結晉之權臣伸縮由已而公束手受制之情事顯然矣城啟陽及屢次用師于邾

或書三卿或書二卿則兵權一手掌握而欲吞滅列國以自肥之情事顯然矣兩次會吳伐齊皆書公齊為仇讎之國三子坐享厚實以危難之事委其君欲陷公死地之情事顯然矣此皆聖人所親見故備書之當日史官為季氏之黨阿奉意指未必能詳盡如此

諸侯失地名滅同姓名然有滅同姓而不名者如齊侯滅萊楚子滅夔晉滅虞滅虢是也有失地而不名者

如齊人滅譚譚子奔莒楚人滅弦弦子奔黃狄人滅溫溫子奔衛是也戴記乃出公穀之後拾三傳之緒餘以成文耳學者顧欲據理以論春秋過矣滅同姓書名獨衛侯燬然朱子疑為羨文失國書名獨徐子章禹先母舅云且須闕之闕之無傷于春秋之大義不得以一事著為定例惟滅國而以其君歸者則書其君之名如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晉人滅肥以肥子緜皋歸滅鼓以鼓子鳶鞮歸此不過因赴告

之辭耳葢滅國則但以得地告至其君則但云奔其國不必及其名也以其君歸則須有獻俘之禮不名則不可以告宗廟因而赴告列國魯史書之聖人因而弗削初非名之以甚其罪亦非不名以减其罪也夫遯逃苟免與身為囚俘其失守宗祧之罪等耳直書而義已見何用名與不名以别其輕重乎

黄東發謂學春秋者只當就春秋之世以求聖人之心此語最合後儒乃動以五帝三王之事律之如彭衙

之戰文定謂宜加以文諭不從乃更告之天子方伯不宜遽興師與戰晉悼三駕或謂遠人不服當修文德以來之未聞道譤諸侯以服之如此則當安史之亂唐室只須仗義執言不煩李郭之苦戰而聖人當日遇着桓魋亦可以禮感化何為微服而過宋乎無怪乎明季闖冦憑陵畿甸垂破而儒臣名對猶以舞干羽為言者此種議論則讀聖經乃是喫䑛藥何益于救世哉

春秋何以托始乎隱或謂以隱之讓國而賢之或謂春秋托始于桓王皆非也東遷後弒君之獄自衛州吁及魯桓公始而桓之弒隱實有以名之寵任羽父及蒐裘不早斷馴致大禍故曰為人君父者不可以不知春秋

春秋凡書城築皆譏無論時不時也城郚城中丘則以怯敵書城向城諸及鄆則以啟釁書城費城成郛則以三家營私邑書城漆城啟陽城邾瑕則以恃强凌

弱小書城杞則以受役于强大書其非時與師師者則罪又甚焉葢春秋一書聖人特書以垂戒為百王法未有無故而書者也魯方百里五所統凡數十百城二百四十二年之中城壞而修亦極常事何足重煩聖人之筆乎

外此如城邢城楚邱城緣陵為聖人許之乎曰此春秋以紀世變也天王失政外裔交侵小國不能自立賴桓公修方伯之職帥諸侯起而城之聖人所以不得

已而思伯予之亦傷之也降此而城成周抑又甚焉王室内亂流離顛越十年之後又乞城于諸侯書此而天王之孱弱晉伯之怠緩俱可概見此皆有關于天下之大者凡褒貶無關于天下之大故不書

二百四十二年君卿大夫之賢奸善惡千態萬狀而欲執書名書字書族書爵書人書滅書入及日月時等十數字以概其功罪為聖人者亦太苦矣不知下筆時費幾許搖頭苦吟竄易數四而後斟酌定此一字

作春秋不亦勞頓乎如此幾同俗吏之引例比律與鯫生之咬文嚼字聖人心事光明正大決不如此春秋只須平平看下去自如岡巒之起伏世運十年而一變或數十年而一變聖人第因其世變而據實書之如春秋初年猶以滅邑為重至其後則滅邑不書而滅國書矣猶有未賜族之大夫須命于王朝至其後列國之大夫無不氏與族者矣春秋中葉猶書諸國伐我北鄙南鄙東鄙至定哀則直書伐我直造國

都而四鄙不足言矣荆初年猶舉號繼而書楚人繼而書楚子最後但書楚之大夫兼及吳越南風滋競中夏反受其蔭庇矣列國會盟征伐初皆書君其卿大夫則稱人無有以名氏見至末年而但書大夫之名氏政自大夫出而君位幾如贅旒矣通春秋之蒐狩皆書公至定哀之蒐狩不書公君無一民一旅其得失皆與君無預矣此皆春秋大變故而聖人書法弟據當日之時勢初非設定一義例謂有褒貶于其

間也

看春秋須先破除一例字胡文定謂凡書救未有不善此亦不可以一例拘也僖二十八年楚人救衛襄十年楚公子貞帥師救鄭聖人非是許楚乃是罪鄭衛唐討吳元濟而王承宗李師道救之豈得謂許其當救乎僖十八年狄救齊聖人則深罪宋襄齊桓攘狄一旦身死内亂宋襄繼伯反為搆禍致煩狄人之救聖人蓋傷之杜少陵詩云豈謂盡煩回紇馬翻然遠

救朔方兵其意正同例之不可拘如此

凡伐而書次則善其節制僖四年齊桓伐楚次于陘襄元年晉悼伐鄭次于鄫是也次而書侯則惡其妄動莊八年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師及齊師圍郕是也救而書次則惡其怯懦觀望僖十五年救徐次于匡襄二十三年叔孫豹救晉次于雍榆是也外裔而書次則惡其窺覘中夏文十年楚子蔡侯次于厥貉是也又如莊二年公次于滑則譏其救紀無功定九

年齊衛次于五氏十三年垂葭十五年渠蒢則志其
攘伯生事俱要合上下文之事與辭而觀之則褒貶
各見單執一次字以為書法之例何從得見聖人之
意
會禮之簡者曰遇非善辭也然亦有褒者莊三十年公
及齊侯遇于魯濟三十二年宋公齊侯遇于梁邱齊
桓執謙以就宋魯以是能得諸侯此褒也他如莊二
十三年公及齊侯遇于穀則惡其急于成昏隱四年

公及宋公遇于清八年宋衛遇于垂則惡其比周結黨又如僖十四年季姬及鄫子遇于防則越禮之甚褒貶不同如此而可執一字以為定例乎

春秋書初書猶書遂俱聖筆頰上添毫處書初獻六羽以明前此之僭書初稅畝以志横征之始猶繹猶三望是譏其可已而不已猶朝于廟是幸其禮之未盡廢遂伐楚次于陘遂救許遂圍許是志其赴機之捷遂滅賴遂滅偪陽遂伐曹入其郛是志其兵威之暴

遂及齊侯宋公盟是志其國事之擅他如曰誘殺曰以歸曰取師曰大去曰棄師曰逃歸曰殲曰戕曰用皆聖人用意下字此其顯然可見者

春秋書地震山崩是為天下記異公羊得之左氏專指晉者非也（僖十五年沙鹿崩）隕石六鷁則專為宋宋襄創伯六年屢挫折于楚是六鷁退飛之象外災不書以宋有關于天下之故書之

春秋誅貶非特不于一字上見併當於不書處見之如

隱七年天王使凡伯來聘戎伐凡伯于楚邱以歸則下當書云師及衛師伐戎執戎子某歸于京師此理之必然者而其下寂然則魯衛不臣之罪著而戎之桀驁凡伯之失節皆其小焉者矣文八年天王崩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丙戌奔莒則下當書云殺公孫敖公子某如京師而其下寂然則魯慢天王為不臣失刑誅為不君而公孫敖之罪不足言矣又如昭二十二年王室亂則下當書云公及晉侯及某某國

入京師誅子朝王室復定而其下寂然但書朝猛之

迭勝迭負劉單之拮据萬狀直至二十五年會于黃

父期納王則晉失方伯之職諸侯無勤王之義均無

所逃而王子朝之罪更不足言矣隱四年衛州吁弑

其君完則下當書云天王使某侯伐衛殺州吁立公

子某而其下寂然直至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十月

二月衛人立晉殺係衛人自殺立係衛人自立天王

不能正列國不能討其罪自著而衛人擅立君之罪

反其小焉者矣入春秋失政刑于是始嗚呼此經之所以托始乎隱也

聖人所以不得已而予桓文者只為桓文是假行天子之事如上書狄伐邢下即書齊人救邢上書狄入衛下即書城楚丘楚三伐鄭而桓公為檉貫陽穀之會有召陵之師楚合四國以圍宋而文公侵曹伐衛有城濮之戰楚以彭城封魚石而悼公合諸侯圍宋彭城魯為齊困非晉不解此如病急求醫縣報殺人而

有司遣人拘究不踰晷刻細撿伯統未與與伯迹既熄以後則有坐待其斃聽人之白晝刼殺而已矣光景截然大異從此處着眼而聖人褒貶微意與孟子所謂彼善于此處和盤托出紙上

孟子曰春秋天子之事也朱子註謂惇典庸禮命德討罪大要皆天子之事然謂聖人筆削代天子行事者則又非也彞歎張氏謂春秋非是維王迹乃著王迹之所以熄最得春秋之旨細看全經如三錫命是獎

簒弑褻王言所謂命德者安在列侯上傲王命内相
簒奪而王討不加所謂討罪者安在諸侯不奔喪會
葬而王遣使求車求金典禮一切廢壞聖人只是于
此等標明王迹不行于天下處而誅貶自見如齊桓
殺哀姜于夷大義滅親此正是合天討處而下書夫
人氏之喪至自齊細看一路上文而僖公此舉已是
大錯聖人之意明白具見何必去一姜字乃為示貶
乎

列國來朝四十未有書名者獨桓七年穀伯綏鄧侯吾離書名左氏云賤之或又以為嘗失國林氏曰聚穀鄧遠在方城之外無為朝魯朝桓諸侯必若穀鄧而後聚皆曲說也失國書名只當其竄逐苟免之時書之耳穀鄧來朝則現為君非失國也若謂其以前嘗失國則衛成公出奔顛沛甚矣不聞終成公之世皆書名也葢桓公篡弑已歷七年至此遠國來朝且兩國更迭來志得意滿接見于廟令史臣書之以為美

談誇詡宋鄭諸列國聖人因而弗削正以見桓公之自侈大意在責桓非責穀鄧也若責其黨逆則桓公當日歸獄寫氏事極隱秘天王不加討近隣不問罪穀鄧遠在二千里之外何從知為簒逆而求之備乎亦可謂欲加之罪矣桓二年蔡侯鄭伯會于鄧始懼楚當日以魯為周公之後故朝魯以求庇而公亦以此自喜鄭魯所畏鄭會鄧而鄧朝魯故書名以震矜之此當日之情事也

哀四年盜殺蔡侯申凡無主名及賤者皆稱盜故鼂政之殺俠累綱目只書曰盜雖以子房博浪沙之擊史

記只書曰遇盜以其大索不獲也左氏曰公孫翩則是明有其人且係貴族何為不明正其弒君之罪而諱之曰盜乎公孫辰三人以賊黨而猶列其名公孫翩以首禍而顧免于罰且文之鍇已殺翩則罪人斯得則當書曰蔡公孫翩弒其君蔡人殺翩以伸討賊之義又何為作此疑獄乎大抵是奸人卒起不意衆疑是三人所為逮後或殺或逃而姑以性霍二人當獄耳其實不可得而指名也學者寧信經而舍傳為

是

桓五年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自是立文宜如此增一天字便覺不順如王師敗績于邠氏之戎不可云天王師也諸儒泥于去天為貶之説遂舍鄭伯滔天之罪而謂桓王不宜以小故興師自取敗辱宥臣責君悖舛滋甚又如僖二十八年兩次朝于王所義當責晉責諸侯不宜責王而反去天以貶王可乎

春秋書衛人殺州吁蔡人殺陳佗齊人殺無知先儒云

人者衆辭言夫人之所得討固然然愚謂責天王意較重討賊係天子之事列國有篡弑天王當遣方伯連帥討而誅之何待衛人蔡人齊人之殺乎書人以明一國之私討非天王之公討也由是征伐不自天子出自諸侯出矣

書衛人蔡人齊人之殺弑君者討罪不自天子出矣書齊侯衛侯之胥命命德不自天子出矣皆譏天王之失政也三傳謂善胥命固非張氏洽謂罪齊衛猶落

第二義

莊二十九年樊皮叛王明年王命虢公討樊執樊仲皮歸于京師此天討之最合者而聖人不書常事不書也莊十六年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為晉侯此天命之最乖者而聖人不書不告不書也華督亦死閔公之難不書此聖人削之也明季有麗逆案而死闖難者朝廷之贈卹不及後世史官不列忠臣傳亦是此義

春秋書游觀二隱公矢魚莊公觀社皆非禮也若僖公之泮水則合禮不書矣書立廟二立武宮立煬宮皆非禮也若僖公之修閟宮則合禮不書矣後世歐陽公修唐書于玄宗本紀書幸温湯至自温湯或一歲一行或一歲再行詳書不殺全倣春秋之旨

書弑君自然知為大惡不必以削去公子與稱名以見惡書死君難自然是褒不必以稱名多加責備三傳泥于稱名之說遂于死難諸人毛舉細故謂以此故

名之是將忠義抹搬泥于稱人稱國以弒之說謂君為國人所欲弒是為亂賊出脫正與孔子作春秋之意反背

昌黎詩云春秋三傳束高閣獨抱遺經究終始究終始三字最妙此即比事屬辭之法治春秋自宜以經作主但不可于三傳外另造出一傳來如趙氏木訥之經筌則杜撰鑿空更甚矣

終春秋之世天討之見于經者桓五年蔡人衛人陳人

從王伐鄭及莊六年王人子突救衛二者而已伐鄭而敗績救衛而無功不書是聖人諱之也他如王師秦師圍𦵔不書伐翌伐曲沃不書不告也必以王去天為貶則子突書字又何以稱為襃乎

春秋之中葉討伐無書王者政自諸侯出也至末季討伐無書公者政自大夫出也定公之初伐齊反書公者陪臣執國命而欲假公以與大夫抗也哀公之世征伐盟會無不書公者大夫復張已専其利而以危

難之事陷其君也聖人一字之去留世變存焉皆據
實書以為褒貶者殊錯
文定動云上告天子下告方伯不知石碏之除州吁當
隱公之四年桓王初即位只告陳使討不聞告王而
請討則此時王令已不行于天下矣當春秋末世而
輒以五帝三王之事律之敵師壓境而云反躬責已
云加以文諭用兵云仗義執言不由詭道此如人饑
將死而曰何不食肉糜路逢刼盜而與拱手談仁義

其不供人軒渠者幾希

杜氏以伯仲叔季皆字書字皆褒此以加于紀季以酅入于齊蔡季自陳歸于蔡許叔入于許可也他如蕭叔朝公何以書叔宋人執鄭祭仲何以書仲杜氏又云叔與仲皆名然則紀季蔡季許叔何以見其獨為字乎方望溪曰凡書伯仲皆行次也叔肸宋子哀皆名也可云斬盡葛藤矣

諸侯不生名死則名之諸侯死猶名則大夫無不稱名

之理大夫遇難見殺更無不稱名之理左氏以稱名
為貶遂于孔父仇牧洩冶謂不足貴于崔杼之出奔
不稱名以氏告謂非其罪顛倒已甚且以叔肸為賢
而書字則孔子大聖續經當書仲尼卒不當書孔丘
卒矣
聖人當日何嘗執定以獲麟一句結住只為是年春適
有此事記了四月遂有陳恒執君寘于舒州六月行
弒孔子沐浴請討不行于是輟簡廢業未幾遂卒是

春秋乃聖人未竟之書一切謂文成致麟與孔子覩獲麟而作春秋俱是憒憒

讀春秋偶筆